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墟集卷十三

　　　　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王鍾岱

少墟集卷十三

明　馮從吾　撰

序

濂洛文抄序

夫道一而已矣三代以前以理學為文章故六經四子之書為萬世文字之祖三代以後信理學者或天資筆力不能為文章而能文章者或恃才傲世不肯信理學

此理學文章所以分而為二也是分而為二者乃能文者不信學之過豈理學之過哉或謂宋人講學而文章遂不逮古不知唐人不講學而文章不如漢漢人不講學而文章又不如秦又不如左國何也六經四子之書純是理學而文章又非秦漢左國之所能及又何也此理甚明正坐學者未之講耳宋儒如濂洛諸子之文無論發理精微直接唐虞鄒魯之統即文章筆力亦自卓爾不羣鳳翔張心虞氏慨世之能文而不信學者衆且

併其所為文者亦非也因刻濂洛文抄以救之嗚呼學者讀此而有悟則理學文章庶幾可合而為一矣

明道先生集抄序

二程先生之學得之濂溪而朱文公謂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何也太極通書洩千載不傳之秘文公亟贊之豈其不足於濂溪盖濂溪精於學而不大講至聚徒講學大開吾道之門則自二程先生始耳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而益盛自孟子沒而佛氏

之徒登壇說法動逾千人而天下靡然何風吾黨之士反逡廵畏縮而不敢言千餘年間無論尠識者即有志者亦茫無所適何使濂溪之後無二先生之講則濂溪之學孰知之而孰傳之先王之道亦岌岌乎危矣幸二先生排羣議而挺然獨任由是佛氏之講始覺漸息吾黨之士始有依皈而孔孟以來相傳不絶如綫之一脉始有所藉以復振中興之功比于開創猗歟偉矣故曰自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也鳳翔

張心虞氏擁比澶州澶乃明道先生過化之地因刻明道集抄以訓多士頃寄余命弁一言余因發明先生接孟氏之傳之旨以解古今之惑若先生之學如識仁如定性如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如以佛氏為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之類雖聖人不過如此説今具載編中無俟余論惟是識仁所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先生明言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而近世

學者不論心之懈不懈理之明不明而動稱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以為玄妙是中佛氏之毒而借先生以自解者也嗚呼論本體則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如不忍觳觫不忍入井當下便是何須防檢何須窮索論功夫則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敢謂心不懈也而不防檢義理無窮終身學之不盡敢謂理已明也而不窮索不窮索則不能識不防檢則不能存故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則本體功夫一齊俱到

此先生之學所以為大也若憚於用功而第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本體如是如是則益失先生意矣心虞固體驗先生之學而有得者也不知以余言為然否

關學編序

我關中自古稱理學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張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學臯比勇撤聖道中天先生之言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絶學為萬世開太平可謂自道矣當時執經滿座多所興起如

藍田武功三水名為尤著至於勝國是乾坤何等時也
而奉元諸儒猶力為撐持塤吹箎和濟濟雝雝橫渠遺
風將絶復續天之未喪斯文也豈偶然也哉迨我朝皇
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輩出皐蘭瓶起厥力尤黯
璞玉渾金精光含斂令人有有餘不盡之思鳳翔以經
術教授鄉里真有先進遺風小泉不蘇文字超悟於行
伍之中亦足竒矣司徒步趨文清允稱高弟在中顯思
履繩蹈矩之死靡他至於康僖上承庭訓下啟光禄而

光禄與宗伯司馬金石相宣鈞天並奏一時學者翕然
向風而關中之學益大顯明於天下若夫集諸儒之大
成而直接横渠之傳則宗伯尤為獨步者也宗伯門人
幾徧海内而梓里惟工部為逮肖元善篤信丈成斅譽
得失屹不能撼其真能致良知可知侍御直節精忠有
光斯道博士甘貧好學無愧藍田嗚呼盛矣學者俯仰
古今必折衷於孔氏諸君子之學雖繇入門户各異造
詣淺深或殊然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詭於吾孔氏

之道則一也余不肖私淑有日頃山中無事取諸君子行實僭為纂次題曰關學編聊以識吾關中理學之大略云嗟夫諸君子往矣程子不云乎堯舜其心至今在夫堯舜其心至今在諸君子其心至今在也學者能誦詩讀書知人論世恍然見諸君子之心而因以自見其心則靈源濬發一念萬年橫渠諸君子將旦莫遇之矣不然而徒品隲前哲庸哓口耳則雖起諸君子與之共晤一堂何益哉

思菴野録序

明興當成弘間太和醲郁化理翔洽海内真儒於斯為盛若思菴薛先生其一也先生之學以存心為宗旨以求静力行為功夫自少至老斤斤矩矱不少屑越故所著野録皆從身心體驗中流出凡天地鬼神之奥人倫物理之常靡不研窮究極而尤惓惓歸重於此心如曰學者第一要心存心一有不存便與道畔又曰人心一静萬理咸集又曰心之本體本無一物但有動則有物

又曰心不可一時放下放下便與天地間隔與天地不相似諸如此語皆切近精實不詭於洙泗濂洛之旨讀書居業二録而後未有也夫心學之傳肇自虞廷而孔子一生學問祇在從心所欲不踰矩至孟子而發明心性更無餘蘊此萬世學者之凖也自孟子歿而異端熾有佛氏者出而談心談性抗焉欲高出於吾儒之上而心性二字為其所竊據由是為吾儒者遂絶口不敢談曰恐蹈佛氏之宗也以心性讓佛氏以事功節義文章

歸吾儒心學晦蝕令人遺本體而騖作用自誤誤人歷漢唐五代幾千有餘年至宋儒出而心性之學始恢復吾儒之舊良足為千古一快而猶謂佛氏明心見性夫明心見性非吾儒不能而謂佛氏能乎哉彼所明者不過人心所見者不過氣質之性其於吾儒所云道心所云義理之性蓋茫乎未之有窺也心學不講而曰我能學是後世枝葉之學豈孔門根本之學哉先生孜孜學問而知歸重于此心可謂知所本矣抑余於先生又有

感焉周廷芳先生由今日觀之固卓然有道儒者也由當日觀之特一軍人耳而先生肯執弟子禮師事之跽而求教步趨惟謹即此一念虚心所以終身成就至此彼沾沾之士少有所得即髙其舉趾傲世凌物不復求益視先生為何如昔楊龜山既登第始立雪程門朱晦翁同安任满猶徒步執贄延平古之大儒其作用原自不凡讀先生語録又當自先生虚心處求之可也吾闗中理學自横渠後必推重髙陵吕文簡公而文簡公之

學又得之先生關學淵源良有所自先生著述甚富後屡罹地震多逸去先生六世孫𧇊從余學近始得野録三卷遺稿數首行實一帙示余余稍為訂正而先生外玄孫張巽明兵憲捐俸付梓巽明之高誼𧇊之孝思均有足多者則先生德入之深益可知也余讀先生野録因書此以識嚮往若先生履行言語在文簡公志及余關學編傳今俱刻行實中不復贅云

寓燕課録序

孟子道性善其説盖本之孔子大學止至善此復性體也性本至善惟不知止則其學蕩而無歸其究也無善之説且得以乘隙而肆其辯嗚呼弊也久矣鏡源凃公力承正學慨然以斯道為已任而獨揭大學知止二字為宗令學者當下直見性體可謂開關啓鑰直窺聖學之原矣一日以寓燕課録寄余山中余一一讀之不逆盖公之言曰説至善則事物之本末始終皆在其中説知止即修身之主意工夫一齊俱到又曰神莫神於止

善實莫實於修身止善修身合為一語不是無生有不是有歸無允執厥中於此焉在若能實見得入路庶幾不差嗚呼精矣微矣至于以終日凜凜為洒落以一悟便了為悞人以偏於枯寂薄於倫常為釋氏之弊其峻學者之坊嚴儒佛之辨尤為懇至必如此而後謂之修身止善必如此而後謂之真能知止其有功於聖學匪淺鮮矣或謂王文成言致良知而公言知止何也不知文成之所謂良即大學之所謂善若言知不言善則必

以虛見為本體言知不言止則必以浮泛為功夫曰至善曰知止則宗旨一定其學不至於蕩而無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始有用力處亦始有得力處耳夫是之謂歸根復命之學且既知止于至善則釋氏無善之說自無隙可乘將不攻而自破此公單提知止二字所以大有功於後學也余交公久見公中外建樹卓犖不羣其真能知止可知頃公奉簡書開府榆陽榆陽士習雅稱朴茂而公又以理學為多士倡直指津梁興起斯文倘

榆陽多士勃然知有學問之風則公之有造我三秦其功豈在禹下哉公所著書有隆砂證學記儒學辨諸書與此互相發明合而觀之而公知止之學益大暢而無餘藴矣

理學平譚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不明言性為何物而孟子解之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可見性不可言而言情始可見性耳是性也在天為太極在人

為心極不藉聞見不假思議感于惻隱則能惻隱感於羞惡則能羞惡感于辭讓是非則能辭讓是非於穆不已生生無窮此造化之槖籥而生人之命脉也堯之執中舜之精一孔之一貫皆此志此物耳學者迷晉本原支離口耳者毋論即號稱見解者又直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當之如此是以突中烟當竈中火以山下之泉當天一之水也非孟氏意矣或曰如子之言得無離情言性自言而自悖之耶曰不然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夫謂復見天地之心則可謂復即天地之心則不可何也由烟可以識火而烟不可以當火因流可以溯源而流不可以當源復見天心情見性體此孔孟之宗而堯舜精一執中之說也且學者果能由此真見性體雖謂即烟即火即流即源亦可也故曰等閒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豈不妙哉嗚呼微矣余不佞雖久有志於此學其于心性源頭尚覺茫然頃讀祥宇李公理學平譚而曠然若發蒙也公博採諸儒纂輯此書滙太極

河洛之秘闡執中一貫之旨千載性學如日中天而猶退然自命其言曰平譚夫知平之為可則其為奇也大矣陽明先生不云乎不離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畫前夫直造先天未畫則竒矣而曰不離日用常行抑又何平也此平譚命名意也觀此而知公之所得精深閎遠矣公不鄙不佞過訪山房屬余為序因書此于簡端亦藉手請教之意云

呻吟語序

孔子論學一則曰何有于我二則曰何有於我夫以孔子聖人而猶有未有乎哉蓋道體無窮惟有而不自以為有此孔子所以為真有此孔子所以為至聖也若曰姑以示謙云爾則堯舜其猶病諸孔子豈代堯舜謙邪病諸病字正堯舜修己以敬處非孔子深知堯舜之心不能為是語中州新吾呂先生理學大儒也其所著論學語自題曰呻吟語蓋亦堯舜猶病意耳而或者以為先生謙余以為惟其病病是以不病此正先生之所為

善學孔子也嘗慨世之學者無所得者以無所得自阻既隘其萬物皆備之量有所得者又以有所得自滿適障其一物不容之體學之難言也久矣如先生稟超世之資抱經世之才抆之所向無不如意而猶惓惓折節于學問若無若虛不自滿假此其所得尚可以津涘窺哉今觀是語論道理曲盡人情論人情曲盡道理論本體不離工夫論工夫不離本體不惟同志者讀之欣然痛快即素不信學者讀之亦未有不㦛然悔悟勃然興

起者矣是語也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小余至多病辱先生不鄙鍼砭有年自別先生久而余病且滋甚頃郡守中宇張公捐俸刻先生語而屬余引其端余讀先生語不翅得秦越人之秘方也令而後沉痾或亦庶幾有瘳矣

認字測序

槐村先生吾關中躬行君子也先生幼承庭訓潛心問學為孝廉時閉戶寡交載籍極博而聲律字學尤為學

士大夫所山斗其于紛華埶利澹如也後謁選皖郡司
李再遷地官郎督儲雁門咸以廉平著聞亡何移疾歸
徜徉林泉自吟詠筆研外他無嗜好余小子時得執經
問難乃先生進而教之故每侍先生胸中詘吝十釋八
九戊子己丑余叨附先生冢嗣淑遠驥尾一日淑遠出
先生認字測三卷示余余受而讀之喟然嘆曰思深哉
道盖在此乎非他泛泛著述者可埒由是朝夕體驗不
忍釋手時同館兄弟見而竒之而一時京邸諸搢紳咸

借鈔不給余欲刻之不果頃余奉命觀風齊魯與同志論學問因及此編咸謂當刻之以廣其傳乃舉而籌之運判景君景君曰唯唯遂代為校讐付剞劂氏先生著述甚富如槐村集字考啓蒙困言各若干卷淑遠業刻於家塾而此編尤先生所最得意者其立言之意詳在先生自序中余不具論論所以刻之之意如此先生有莫逆友為今岳守三峩李公公為孝廉時亦閉戶寡交月旦與先生並重所著有一中見物二編新吾呂公序

而刻之余嘗謂先生此編當與李公二編並傳不朽蓋均于人心世道有裨益云嗚呼觀先生者觀此編其于先生生平問學思過半矣

丁未冬稿序

道學之傳肇自虞廷其功大矣而宰我賢夫子于堯舜何也蓋精一執中之說講學也第未揭其名則天下後世將視其言為帝王以天下相授受之言非人人可得私言者則此言自堯舜發亦自堯舜止矣故夫子不得

已揭講學二字而天下後世始知精一執中之學人人皆可講而舍此別無入聖之路使堯舜其心至今在者誰之力也夫子賢於堯舜其功正在于此而或者不察猥云學不必講誤矣且自孟子後此學絶響者千有餘年夫此千餘年間豈乏英雄豪傑可以為堯為舜者而成止以事功名止以節義名止以文章名而心性真儒竟爾寥寥豈不惜哉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始恢復鄒魯之業汲汲皇皇以講學為已任而堯舜之道始燦然

復明于世于此益信夫子之功果賢於堯舜遠也侍御少原余公自少潛心理學頃觀風百二候代馮翊間著書七篇余讀之津津有味乎其言竊謂聖賢之學心學也心之不養而徒事於枝葉間抑末矣故首論養心人同此心而或不能養卒至違禽獸不遠者無志也故論定志夫志定矣使不得孔顏樂處則苦難而中止者有之故論尋樂而世之學者又多誤以逍遥放達為樂此老莊所以誤晉室之諸賢也故論老莊老莊之獘流而

為申韓而王安石假六藝以售申韓桑孔之計卒至禍國殃民而不可救藥則學術之偏害之也故論安石夫學術之偏莫甚於佛佛西域人也以中國而從西域之教則春秋嚴華夏之防謂何故論華夏大防然學術始於人心關於世道履霜堅冰毫釐千里此學之不可不講也故以講學說終焉講則理明理明則人心正邪說息而天下治不講則理晦理晦則邪說熾人心壞而天下亂故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然則公七篇之作其亦

有憂乎余嘗不知學然亦從事有年三復斯語爽然自失矣邑侯楊君愛是書剞劂以傳余惟關中同志近多勃然興起而又得公此編倡率而鼓舞之則其風當益盛其士習當益改觀私沾沾為桑梓喜昔明道為鄠簿與横渠相講切而秦俗大變至今尸祝余愧非横渠而得公為明道故不辭不斐而為弁諸首

秦關全書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理學醇儒也其學以盡性無欲為宗

近裏著已廿貧苦節世共高之始余晤先生於正學書院相與論格物論未發及太極西銘之旨驍然有當於心今廿年往矣哲人既逝吾將安從頃先生冢嗣伯敬持先生著作若干種乞余訂正會余病不能細讀乃留伯敬數日命門人輩稍為編次以歸之而以文簡公粹言及飛泉公語録列於前見先生學問淵源所自其曰先師遺訓先君遺訓云者先生所自命也嗚呼世之降也學者各執所見自以為是亡論庸庸者即高明之士

往往借言超悟弁髦父師之訓而不恤此葢漸染於異端喝佛罵祖之說而不自知者即此一念便得罪名教不小又安在其為超悟哉道荆榛而世江河病正坐此如先生惓惓遺訓是遵死而後已今世豈數數見邪昔宋二程語録雜出於當時諸弟子散漫不一後賴朱文公私淑表章以傳於世慈湖紀先訓娓娓數千言至今光耀簡冊見楊氏世德之盛先生此二編其繼晦翁慈湖而有得者哉其他諸録要皆躬行心得之言足以羽

翼聖真扶持名教非世之騁空譚而尠實用者可比編成總題曰秦關先生全書因識數言於首簡若先生生平事行之詳余别有傳兹不具論云

正學書院志序

古今書院皆有志往余讀書正學書院求其志而不得近始得於一同志所葢先督學唐文襄公所纂今八十餘年往矣余私欲續之而不果頃晤今督學青岩段公言及此志公欣然謂余曰余自入關即問書院有志否

僉曰無今從何處得來是吾道之幸也若續爲纂述寔
余今日事遂慨然任之不月餘而志成綱舉目張星列
碁布昕舊志更爲精確於都哉正學書院當與白鹿嶽
麓嵩陽睢陽四大書院並重宇內矣公一日造余山中
屬余玄晏余惟學以正名別其與異端異也夫吾儒言
心異端亦言心吾儒言性異端亦言性安所異而曰吾
儒異端哉盖性者心之生理非心之外別有所謂性也
然心有人心有道心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如動

心忍性之性性也有命焉之性皆指氣質言論氣質豈止有三品蓋有什伯千萬而無算者故曰忍曰不謂其詞嚴矣如見孺子而怵惕覩親骸而顙泚不忍觳觫之牛不屑嘑蹴之食之類皆指義理言論義理豈止無三品蓋無古無今無聖無凡無有二者故曰善曰道一其詞何決也此千古論性者之準也乃異端則不然直以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者為性而不以在見曰明在聞曰聰在執捉曰

恭在運奔曰重者為性是明以生死之生為性而不以生理之生為性是専以氣質言而不以義理言矣雖性載於形義理即具於氣質第専以義理之性為主則即視即明即聞即聰即執捉即恭即運奔即重從心所欲自不踰矩此吾儒之論性所以大有功于世教也若専以氣質之性為主則任目之視而不論其明任耳之聞而不論其聰任手足之執捉運奔而不論其恭與重則適已自便何所不為此異端之論性所以大有禍於世

教也夫論學而至於心性亦精且微矣而卒至於禍世
辯可不嚴乎哉至于吾儒重綱常異端棄倫理吾儒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異端自私自利人人皆知其非無庸
緩頰矣嗚呼邪正不容並立正學明則異端自息堯舜
孔孟之道如日中天而人心世道不復覩唐虞三代之
盛吾不信也公中州人伊洛淵源當有獨契此志之重
脩也百年闕典若有待於今日者繼往開來公之意良
厚諸士之講學於斯者尚相與重躬行毋徇口耳崇正

道毋惑異説則昇日者與程張諸先生並俎豆於兹豈直宫墻生色斯世斯文寔嘉賴之則於公作志之意斯無負矣敢盡言以書於籍之端

桃岡日録序

自昔聖賢論學不翅詳矣莫精于孟子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一語此千古聖學大㫖堯舜復起不能易也學者若信此不及心術少差即聞見愈多事體愈熟去道愈遠矣或謂大人經綸萬變過化存神赤子之心能之

乎而猥以不失為大也不知心一耳用之于正則為經綸為神化為不失赤子之心用之於不正則為機械為變詐為失赤子之心非塊然如槁木死灰一無所用而後謂之不失也武陵蔣道林先生早從陽明甘泉二先生游倡道三楚其所録論學語甚具而尤惓惓于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如曰劈初頭不失赤子之心便是聖胎如何得不失須是戒慎恐懼又曰譬如果核一點生意投之地便會長出根苗來這根苗便如赤子之心切

不要傷害他須是十分愛護及長到參天蔽日千花萬實總祇是元初根苗一點生意非別有生意嗚呼先生之學可謂直透原本直得孟氏之意矣其他如論慎獨論默識論天地萬物一體種種名理皆發昔賢所未發其于所以不失功夫尤為深切明盡學者循此用功此心自可保其不失又何患不為大人耶後世學術龎雜議論偏詖不知學者無論即知學者往往舍功夫而專談赤子之心則失之玄虛舍赤子之心而專談功夫則

失之支離心學幾為晦蝕自先生此録出彼玄虛支離之說見睍自消矣其羽翼吾道功豈小哉吾邑侯楊修齡公先生里人也尊甫中行先生私淑先生而有得校梓先生日録以公同志此其意甚盛邑侯力承正學政聲籍甚一時而有子嗣昌弱冠舉孝廉温温若處子父子祖孫家庭相為師友讀兹刻知學問淵源遠矣

砭巳名言序

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觧之曰舜

舍己回克己此其所以有為若是云夫己一耳舍者誰舍克者誰克皆由己也故己不知舍己不知克者不謂之真己己非真己則己病己病而不砭則為仁由己之謂何此憲周張公有砭己名言之編也編中分類有三曰心曰言曰行夫有心病則有心砭有言病則有言砭有行病則有行砭要之言行之病生於心心之病又生於己砭己則心病瘳而言行之病亦瘳故薛文清曰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為有己而編中反覆論此意獨詳意

可知也孔門論仁其言不一而足而克己之説何獨于回發之舜大聖人而孟子稱之何以止曰舍己此正天地萬物一體之意秦漢以來明此意者少故程明道不得已直洩其秘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葢自此言出而舍己克己之旨益大暢而無餘藴矣然後世學者猶不免于分形骸生彼此即一體之中耳目手足且多隔閡而不通又何論天地萬物揆厥病根豈非己之一字為之乎硁己者硁己之己也硁己之己而後真己見

真已見而又何心病言病行病之與有或謂如此則三
砭不既多乎噫是不然蓋已一而已之病百故古人因
病立方循方治病雖條分臚列未易更僕擿之皆為已
病而設使人人而太和元氣也雖盧扁杜口可也繇斯
以觀公三砭之作豈得已哉余昨與公共事畿輔見公
諸凡注厝卓有天地萬物一體之意既而讀此編乃知
公學問淵源蓋有所自若公者誠可謂得真已者矣余
至不肖自獲交于公而心與言行之病亦藉以少砭也

故喜而直述其所欲言者以附於末簡

東遊稿序

始余讀孟子至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心甚壯之恨不獲旦夕一至其地而躋其巔又見世人多香火奔謁於二氏之宮雖數千里不憚遠至孔林孔廟近在曲阜而竟無有一人香火奔謁也者心甚恠之又恨不得旦夕一至其地而升其堂由是心馳宮墻神遊泰岱盖三十年於兹矣歲乙未行部至東雖於地方無所裨益然得

藉以少酬夙願豈非生平一大幸哉自夏五至歲杪得雜著若干篇雖亦有京途所作命曰東遊稿蓋用以識不忘云至於進諸生講業齊魯之都所著有訂士編東昌王太守業已序刻茲不具論嗚呼聖道在心不在迹學聖人者亦求諸心焉足矣苟不能自得於心而徒曰宗廟百官如此乎富且美也登東登泰如此乎小魯小天下也則遊宮墻登泰岱者其人豈尠哉何希聖者竟寥寥也陽明先生不云乎箇箇人心有仲尼知此則余

以酬夙願為大幸亦淺乎覩矣況區區文辭乎哉是余之以東遊名稿也葢亦狥迹之見也

學翼序

講學第一要令人啓信夫以不信學之人而與之言身心性命其能有入乎故必啓信而後可與言也夫既信矣則是者固多而非者亦不少使不防忌則一傅衆咻將不免方信而忽疑矣故啓信之後又當防忌既防忌矣則揺奪者少而其信必堅前途皆坦途矣使不正趨

則佛老之說得混其中恐又愈信而反愈逺故防忌之後又當正趨使趨正矣粹然一稟於吾儒而二氏之說一毫不能雜學問可謂至真至正矣使不明源則道理之源頭未透縱下功夫不合本體不過支離口耳之學耳故正趨之後又當明源使源明矣聖學之根宗徹矣若不勵功則雖有所窺總屬虛見其何以盡性而至命故明源之後又當勵功使勵功矣即翹然自足曰吾益矣吾生平學問至此亦可以止矣又不幾於為山而未

成一貫掘井九仞而不及泉乎道體無窮功夫亦無盡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可也故勵功之後又以詣極
終焉余妄標此六目而各採宋元及我明諸儒粹言以
實之總題曰學翼凡我同志尚潛心於斯云

疑思録序

余自壬辰請告杜門謝客足未踰閾者三年自樂裏外
惟以讀書遣懷無他營也間有二三同志及伯兄月夜
過存相與講孔曾思孟之學辨析疑義嘗至漏分或撫

琴一曲或歌詩數首始别盖忘其身之病而亦忘其寒暑之屢更也居恒多暇乃取所辨析者口授兒康年劉記之鋟砭韋弦聊以自勗歳月積久不覺成帙要之遺忘不及記者尚多此特存什一于千伯云耳一日為友人蕭輝之攜去越數日輝之詣余曰吾子用心誠勤矣第聖賢精義不知果如斯否恐其中又未必無可疑者余當為子編次之以就正于海内同志之士余曰唯唯編成題曰疑思録盖取九思中疑思問意耳嗚呼吾斯

之未能疑録中業已言之矣同志不遺幸教我焉

辨學録序

孔子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夫學問思行學已賅是矣猶必明辨云者謂不如此譬之適越而北其轅彌學彌遠彌行彌差矣乙巳秋鳳翔張心虞孝廉訪余山房而二三門人聞心虞至亦多朝夕過從共談心性之學秋涼夜静語話偏長别後因録其相與發明者得八十一章雖下學上達之旨不敢謂得一貫真傳而吾儒

異端之辨或亦可以俟後聖于不惑耳夫以余之闇汶曾何足與聞斯道而一得之愚得之朋友講習者為多于是益信明辨之功其益果大而曩所稱弗明弗措原非有心弗措辨至此雖欲措焉不能也于是題其篇曰辨學録

馮氏家乗序

萬歷丙午余為余族譜而先世之載多散逸不傳族長老又莫能悉嘗仰天太息曰嗟哉悲乎余小子將安所

徵焉杞宋之事孔子傷之為文獻不足故也夫當吾世而使先世之載散逸不傳繼述之謂何於是謀諸伯氏敬吾裒輯家塾所藏誥勅及志傳諸遺文得僅存者若干篇彚次成帙題曰馮氏家乘爰付梓人公諸族衆庶使後之子孫有所藉以考證云嗚呼嘗見士大夫家子孫蕩費者無論即號稱能守者往往經營產業善逐什一之利至問及先世志文曰無有也問及先世試録曰無有也如此又何論他藏書哉此其人與蕩費何異夫

子孫而曰能守亦賢矣豈其智不及此意若曰是皆故紙無用者耳不知子孫之賢不肖正辨於此不專在産業盛衰間論也嗚呼先大夫歿為時未遠也而今諸籍且多不可考矧後世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百爾後昆凡有所得尚續為增補毋徒以故紙視之重余不肖之罪可也

馮氏族譜序

馮從吾曰夫國有史夫家有譜古人家譜之作葢自親

親一念生也後世𥅆為文具失作者意矣吾族故無譜
先君嘗有志而殁余欲成先志而未敢自專廼謀之伯
兄敬吾兄曰子其任之嗚呼余嘗讀蘇氏譜歎世人賤
而後貴者耻言其先為之咨嗟太息者久之夫為人父
祖者孰不願子孫貴顯以光大厥閥比子孫貴顯矣反
恥言其先如此則為人父祖者又奚願有此子孫哉則
不孝莫大乎是世之作譜者率多借托遠胄誇耀失實
此其心亦毋乃恥言其先意歟譜如畫工寫真要之取

其肖而止令後世子孫以是彷彿先人云耳不問文也從吾何敢以不文不勉成先君之志夫敘事必有所由從作例義第一合族辨世溯流於源譜之大者作世系第二然名行不可無紀也有可傳則傳之用以發揚幽光作世傳第三國史紀外戚夫家豈有異焉作外傳第四述往昭來用垂觀省之義又安可無訓也作譜訓第五凡五篇

游泰小草序

顧生用晦中吳奇士也頃侍其尊人如泰執贄從余學所著有游泰小草其詩文業已升堂而嚌胾矣且冲襟春藹道味襲人若不能為詩文也者余心益異之一日謂余曰士君子為學自有向上一着雕蟲小技壯夫為之乎欲焚其所為詩文而嚬精於理學余喜曰子欲焚所為詩文則詩文不必焚也且所謂理學者非外庸行而別求聖解也如能詩文者不以詩文自滿不以詩文驕人不以詩文騁離經叛道之語若無若虛成象成文

天下理學莫大於是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迨天未雨徹彼桑土孔子不亟稱為知道哉詩文何妨于理學而必于焚之也三百篇多發理之談故為萬世詩人之祖漢魏以後人爭工於詞而不求精于理夫詞何可不工也而必于伸詞以詘理甚且倡為詩不關理之説則誤矣詩文理學分而為二彼蓋徒知以切磋琢磨為說理而不知鳶飛魚躍尤為說理之妙也吾方望自子超漢魏㳟唐而直追三百篇使分者合而為一一撤千載詩

人之障也子又何以焚為哉用晦將歸請余一言為玄

晏昔楊中立將别二程歸明道先生以目送之曰吾道

南矣後果大闡伊洛之學於東南一再傳得朱元晦集

諸子之大成為宋儒冠冕而感興二十首與風雅並傳

樹詞林赤幟明道之言若持左劵不爽今東南諸儒稱

麽一時又非昔日比而子之歸也能倡明而鼓吹之則

人將稱子為今之中立而余亦竊比明道之知言也豈

不休哉用晦憮然曰命之矣因書此與子訂千古之盟

理言什一序

聖賢之學理學也六經四書淵淵理窟粹乎弗可選矣宋濂洛關閩以及國朝河津諸儒語録雖言人人殊大要羽翼六經梯航萬世鄒魯以來此為嫡傳蒲阪張知一先生讀之會心爰採精語纂為八篇仍以已意各論著於後而諸儒之旨益大㫖而無餘卷凡内外二摠題曰理言什一什一云者志謙也余從先生伯子去浮氏得卒業焉而知先生之于理學深也夫世之學者支離

口耳者多炫聞見以為奇而溺志異端者又借虛無以為髙兩家遞勝而孔鐸絕響識者憂之今觀原生證性之說而知非支離于口耳又觀定趨歸是之說而知非溺志於虛無藉諸儒理言發自家獨得此先生之心所以為大而先生之學所以不可及也余數年前亦有此志甞以所標六目舉似去浮去浮然之今得此寔獲我心余亦可以無言矣近日士大夫亦多有類輯古今名言以傳者自淑淑人意非不善第多採老莊諸子及國

策新語諸書與宋儒並列甚或有割裂佛經道藏文字附于中者嗚呼老莊異端非學之尤國策機械變詐之首世說新語又放縱恣肆之嚆矢若不察而槩收之無論玉石雜陳鄭雅迭奏竊恐讀者未必受宋儒之益而先已受機變放肆之損世道人心安所税駕余為此懼方欲删訂之而未能今得此編可以折衷羣言而歸之正矣匪直明理且也衛道先生之功顧不偉哉聞先生尊人雲遊滇蜀久𣳚音耗先生徒步踪訪嘗仰天大哭

曰不得吾父誓不歸矣三易寒暄跋涉數萬里竟遇於
蜀逆旅中扶掖而歸此其事甚奇蓋先生一念精誠所
格非偶而已也先生早慕黄老後悟理氣合一之説一
變至道河津而後如先生者指豈多僂先生均河東曹
真予氏志其墓稱先生有邁人之學識真予深於理者
也其言當不虛去浮署諭華陰今春余與去浮及諸同
志講學太華書院瀕别索余弁言余惟去浮今之程朱
先生蓋大中韋齋其人也家學淵源余方羨慕之又安

能贊一辭聊書此以報去浮以附于知人論世之義

呂涇野先生語録序

夫講學創自孔子至孟子沒而失傳中興于宋而禁于宋宋之不競奚惑焉洪惟我二祖開基崇儒重道以講學為令甲舉宋儒所講者一一見之行事說者謂國朝為乾坤一小開闢詎不信然泰運登閎真儒蔚起而正嘉間我關中涇野呂先生尤海内學者所宗為山斗云先生語録言言皆自躬行心得中流出最透悟最精實

真可與西銘正蒙並傳不朽者其有功斯道不淺余自髫年先大夫命之讀即知嗜好久而彌篤自此紙敝墨渝不離于手第原録歲久板且漫漶因僭為訂正分若干卷而以先生傳附于後燦然成一完録矣舊名内篇今更題曰涇野先生語録志實也余久欲公諸同志而力未逮今秋按臺東郊畢公訪余山房因言及先生語録慨然鋟梓以廣其傳而屬余引其端公為朱晦翁里人學有淵源而尤揭不遠復三字為宗公于先生可稱

千載知已余不肖愧不知學先是方伯靜峰汪公邑侯

脩齡楊公偈諸公為余建關中書院公甫下車即捐俸

為書院置公田一時同志愈益興起至如請增解額請

罷榷稅善政𢰅縷造福秦人士無量是秦人士實受公

講學之益矣彼謂學不必講者是原無心于百姓者也

又何怪哉國朝理學甚盛而從祀孔廟者僅僅四先生

議祀典者僉以先生未獲從祀為鈌典公今刻此録表

章先哲風勵後學其意甚盛讀先生語録者尚求之

躬行心得如録中所稱甘貧改過云云庶遠不負先生近不負我公付梓之意其翊我國家一代文明之運又寧有紀極哉願與同志共勉之毋讓

薛文清先生全書序

我國朝從祀四先生咸真修實悟有光聖門而文清薛先生崛起永宣之際於吾道尤有草昧功盖一代理學大儒也所著讀書録業已家傳戸誦矣而文集人多未之見且白沙敬齋陽明三先生俱有全書行世而先生

獨無真為欽典頃侍御沁水張公為先生鄉人移書方伯會稽王公大叅蒲阪王公梓先生全書甚盛舉也梓且成張公不以余為不知學而命余一言余惟先生之學以復性為宗旨以主敬為功夫誠得鄒魯嫡傳無容游贊而或者以先生與敬齋為觭重修以白沙陽明為觭重悟不知離悟言修非真修也離修言悟非真悟也今觀先生生平操修可貫金石而質鬼神其議論著述平正切實言言可見諸行事此豈無所悟者能之乎第

不至如世儒之談玄說空人遂以不悟性少之而不知
悟性處政不在談玄說空也若白沙陽明主靜致知險
夷一致夫豈不足於修者而沾沾以悟歸之抑又過矣
大抵真修必本于能悟而真悟自不容不修道本一而
學者多岐而二之于是離悟言修者其流獘為鄉愿離
修言悟者其流獘為異端其為學術之患不小余為此
懼故因讀先生書而為之論著若此昔與先生同時講
學者中州有曹月川端江右有吳康齋與弼關中有段

容思堅康齋容思人以地限於先生猶屬神交若月川則晉洛接壤朝夕印證其學得之先生為多而從游之士如洛陽閻侍御禹錫白太僕良輔咸寧張司寇鼎名為尤著至掇輯先生遺稿使至今文獻足徵者則又司寇之力也師友淵源稡荅箎應猗歟盛矣葢嘗攷覽古今理學興於宋而禁於宋國卒不振識者恨之迨我國朝天子經筵講學皇太子出閣講學諸臣履任首謁先師至學宮進諸生講學載在令甲昭如日星是周家以

農事開國我國朝以理學開國也卜世卜年當必遠過
周歷公奉命代狩加意斯文徵獨表章先哲政所以憲
章文武使人人知學之當講耳讀先生書者能憬然悟
奮然修挺然以講學自任不沮不懼砥柱中流則先生
雖往庶幾旦莫遇之不然豈惟負先生抑且負令甲負
我公惓惓憲章之意

聖學啓關臆說序

萬歷甲寅仲夏二日按臺紫海龍公偕茶臺見平張公

會講關中書院鄉士大夫及孝廉諸生約千有餘人而環橋觀聽者不可勝計濟濟雍雍如也時天久陰雨先日當道方齋戒祈晴而是日忽雲開日霽萬里長空人皆異之豈天亦有意于斯文耶公至偕張公謁先師像畢各以次見就坐二三童子歌詩歌已同志各舉所疑請益于公公為之開關袪疑反覆忘倦人人聞之如醯雞發覆飲河充量斷斷欣欣如也于是衆共喟然曰自有書院以來不知有此勝會否斯道中天其在茲乎曰

晡猶依戀不忍別去瀕行余偕諸生請曰昔夫子忠信篤敬才數語耳而子張猶書諸紳今日之講可徒空自踴躍耶諸生愧無李端伯筆顧公録示以竊比書紳之義越數日公出此編以示而謂余宜有一言余惟聖賢之學要在透性言學而不言性俗學也言性而不言善異學也凡此皆疑關未破之過也公學以性善為宗已得欛柄入手諸所剖析至切近至精微至明顯至奥妙本體功夫入門究竟包舉靡遺而引証諸儒粹言又折

衆數百年未了公案嗚呼千古聖賢正脈具是矣寧直破諸生一時之疑已哉余不佞講學書院有年恒切自誤誤人之疑今得此奚啻指南竊自幸而又為吾道幸余又安能贅一辭第與諸生約曰居諸易失師友難得聖域易入疑關難破令而後所不努力前途用副公辱教惓惓之意者有如此日衆共悚然曰善因書之以矢諸同志

長安縣志序

長安故有志乃宋龍圖學士宋敏求氏所輯輯成周以來歷代建都遺跡非邑志也而創修邑志寔自今李侯始是志也分類大略準大明一統志遵制也中多增入以邑志較郡國志例當詳耳邑為會省附郭往代無論明興以來名宦接踵而山川靈秀所鍾如倉頡文武周公以下聖賢又濟濟相望其人物甲于他邑惟是世遠籍亡未繇考鏡止據通志及聞見既真者書之其名宦見任鄉賢見在者又例不敢書於心終歉然也孝子

節婦止書已旌及盖棺論定者餘俱不敢輕載田賦戸口俱依印冊詳書一字無容增損漏澤園附陵墓後見國朝恩澤不惟加䘏仕抑且及枯骨耳寺觀列灾祥後亦示崇正抑邪意至仙釋中多涉幻妄故直削之藝文書其有關地方者餘雖工不書唐劉子玄云古之國史異聞則書今志亦史之流也故倣之亦畧載數則嗚呼志以紀事惟求實録第令後世文獻足徵無貽以文勝質之誚足矣為庸繪章飾句以誇多闘靡為也載筆同

修者王給諫嗣音及監胄何補之秦東周庠士桑本立韓在等而不肖從吾鹿鹿無能為役殊切自愧所幸當吾世而得遘兹盛舉聿觀厥成豈非生平一大快也哉雖然余尤有感焉如山川田賦之類終南在南而誤書于北田賦本少而誤書為多人猶得執其誤而更正之倘人物一有遺漏則後之人將安所考乎如孟獻子有友五人而竟逸其三董仲舒一代大儒而竟逸其字真為千古遺恨又如古今作家譜者即子孫亦多逸其祖

先之名雖孝子慈孫將奈之何亦足悲矣余故於人物一志特為加詳雖不敢泛必不敢畧即如此猶恐名世賢達與時俱往未盡搜録而深山窮谷寧無潛修靜養其人者即里閈亦罕知之況數世之下百里之遠孰從而物色之哉以彼其人雖無心于身後之名而後生小子竟使梓里先哲泯沒不傳尚友私淑之謂何余故每念及此不覺掩卷而長嘆也區區之愚尤願與海内同志共講求焉李侯莅吾邑百務俱舉上下交孚而尤惓

惓於此志可謂知所先務者維時邑博何君載圖郭君惟恩楊君來鳳邑丞郭君知彰主簿張君文衡胡尉其煥皆始終其事例得並書李侯名煜然汶上人庚戌進士

越中述傳序

昔王文成公講學東南從游者幾半天下而吾關中則有南元善元貞二先生云故文成公之言曰關中自横渠後振發興起將必自元善昆季始二先生録公語幾

數萬言藏之家塾元貞先生孫子興太史倣蘇季明校
正蒙例離為四篇曰立志格物從政教人總題曰越中
述傳而屬余為序余惟文成公之學一致良知盡之矣
今離而為四何也曰此正所以致良知也夫人而語之
曰汝有志汝為聖賢則必喜語之曰汝無志汝為狂愚
則必怒是志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立志之學則良
知不致矣夫人而有志聖賢則必格其為聖賢之理而
後可為聖賢人而不為狂愚則必格其不為狂愚之理

而後不為狂愚而聖狂之理夫固昭然於吾心者是物理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格物之學則良知不致矣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亦子入井則乍見惻隱一夫向隅則滿堂愀然聖賢有此志狂愚亦有此志聖賢有此理狂愚亦有此理是一體本吾人之良知也而不講從政教人之學則良知不致矣是立志格物從政教人正所以致良知也良知是本體致知是功夫識得本體然後可做功夫做得功夫然後可復本體千流萬派而

不離其源千言萬語而不出其宗此文成公之學所以大有功于斯道也乃後之談良知者多放縱決裂為世詬病是空談良知而不實用致之之功故也于文成公何尤焉此録出而良知末流之病庶幾其可救乎嘗攷文成公門人雖盛而世傳其學者東南則稱安成鄒氏西北則稱渭上南氏自二先生傳文成公之學以來代有聞人元善先生三子俱蜚聲庠校而俱早亡有孫曰企仲官太僕卿以直諫顯有曽孫曰居業登制科而未

仕元貞先生有子曰軒蓋世所稱陽谷先生者也往元
善先生與三子相繼坳也太僕爲遺腹子伶仃孤苦人
爭齕齮而陽谷公力爲卵翼卒底于成又爲刻瑞泉遺
槁仍匄天臺盧山爲玄晏嗚呼學之不講久矣孤兒寡
婦求不乘機而利其所有巳難况施恩於不報子孫于
父祖遺文且任其散佚而不知收况姪之于伯父哉在
陽谷公不過自致其良知而在輓近世實大有裨乎風
化矣有孫四而取科第者三太史其季也而其曾孫居

益今且督學晉中世德家學方興未艾二先生之詒謀遠矣夫人不講學則不知修德又安所獲福雖學者原不為獲福修德而天道人事亦自不爽孰謂講學負人哉人知南氏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余故為之論著如此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二先生以之又曰昭兹來許繩其祖武其子與之謂也夫

姜鳳阿先生語録序

嵡不佞從吾讀鳳阿先生語録得七善焉世之學者多

厭常喜異進二氏而退六經而其獘至不可道先生曰
六經之言由聖人精緼而發皆因性命而立言本之則
有實得措之則有實用由之則可以經當世而適于治
此可以藥世俗剿案經術之病其善一世之學者多支
離于口耳聞見而不知求之於心去危微精一之旨遠
矣先生曰仁道雖大要之不外于此心教諸生如孟子
所言求放心以求仁為近若求其最近易者則正容謹
節家庭唯諾之常自是求放心處自是學者求仁處此

可以樂世俗口耳支離之病其善二世之學者多侈談文詞功烈而迂視理學先生曰文詞功烈離仁而為之乃是一技一能若從此心流出做出則古人所謂立言立功者在焉葢從立德中來即三者可並傳不朽也此可以藥世俗務華絶根之病其善三世之學者多喜放縱而惡檢束故以禮為偽以肆為真其壞風化不小先生曰禮而謂之家禮者言乎其可行于家者也而其本則始諸身家禮而謂之儀節者言乎其儀文與末節而

精微之理寔在焉以身而教家以心性而求儀節則是書也豈古人之粗迹哉此可以藥世俗蔑棄禮法之病其善四世之學者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多起于避人譏刺先生曰人固有不容于流俗而中變以為求合之地亦或不堪流俗而應之又不免于過激者皆非所以處身之道也毀譽利害尚不入于吾心則適然之來當一以任其自至然久之卒亦何嘗無公論哉此可以藥世俗逡巡畏縮之病其善五世之學者多謂學行而已講

之何為損令有志之士不敢承當先生曰孔子嘗以學不講為憂而併及于德之修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人皆言聖人於此有四憂焉予以為義之徙不善之能改乃所以為德之修而德之修則聖人所以為學之講也講學者蓋講乎其所以修德講乎其所以遷善而改過要之四事為一事四憂亦一憂爾此可以槩世俗藉口非學之病其善六世之學者多隱善揚惡藉著述以洩私忿殊失古人立言之體先生曰吾邑中有故鄉先生孫

曜高文潔行足為鄉閭式吾郡啟生士望篤行好學之士能倡率講學會尤西川書中無一世俗語羅念菴習靜一室趙大洲聞之欣然有往從意其他稱述袁裕春宋陽山周訥溪海剛峰畢松坡孫季泉孫立亭趙定宇諸正人君子尤不啻若自其口出而又非獻諛當途以希名利者此可以藥世俗嫉賢妬能之病其善七嗚呼先生斯録其有功于世道大矣余生也晚不及師事先生而先生仲子養冲先生往督學余鄉與余善辟之草

木吾臭味也因漫題於簡首

鄭溪書院志序

余嘗覽海内郡邑志即嶯爾嚴邑其寺宇多則數十少亦十數至書院則晨星矣甚且舉古勝地或改公署或淪寺觀為之太息不已嗚呼又何怪異端之盛吾儒之衰也或曰書院不皆真儒何取虛設為余曰寺宇豈皆真佛而人不病虛設何也寺宇不皆真佛而佛教藉以羽翼書院不皆真儒而儒學藉以倡明而况真儒又往

往輩出乎冀北之馬豈盡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然求追風逐電一日而千里者必冀北馬也鄧林之材豈盡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然求干霄拂雲蔽青天而蔭原野者非鄧林無有也書院亦士之冀北鄧林也奈何敢藐天下士而遂謂無真儒哉吾儒異端之辨不在口舌之爭而在修其本以勝之廣建書院以表章聖學正盛則邪衰晛見則雪消將真儒接踵而異端不攻自破矣此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或曰今學官徧天下不

翅足矣又惡庸駢指為余曰學宮博士有専責弟子有定員豈人人可升堂入室者且朝廷設官分職其權孰得而侵之書院之設見任搢紳固可擁比而林下韋布亦可登壇余嚮謂交與一人不可安講學無人不可容正為此也學宮作養有限書院教思無窮此正補學宮所不及者安得駢指視之紫海龍公理學真儒也吉州形勝甲於天下匡廬峷嵂彭蠡瀠迴家絃戶誦比於鄒魯各邑書院林立而永寧獨缺公慨然曰繼往開來豈

異人任何可當吾世而使吾寧遜他邑乎歲丙辰按秦
歸創建鄭溪書院郡邑同志講學其中甚盛舉也南臯
鄒公為之記而復性堂公自為記今按淮歸纂志以垂
不朽而函書命余為序余不知學安知性且先儒論學
或云主靜云主敬云窮理云致良知似各立門戶不知
於復性之旨何居葢人性皆善而不學則不能明善而
復其初以性善為本體以主靜主敬窮理致知為功夫
則善明而性善之初可復性復則諸說皆筌蹄矣筌者

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至於魚兎得而筌蹄忘又何門戸之可言乎公書院以復性名堂正所以融門戸而偕之大道也余讀公記發明此理批郤導窾得未曽有又何能贅一詞惟是有感於當世寺宇之多而書院之少致異端盛而吾儒衰又感於吾儒偕學宫以操戈而反授異端以常勝之柄也故為之縷縷如此敢以是復公命併以質之鄒先生

旌烈録序

余别墅在城南沙井村距沈橋里不三里許始楊烈婦之死也鄉村之人聞其事而恠之其夫語其妻曰劉氏年正茂即改適豈乏佳耦而胡以死為也其妻亦語其夫曰劉氏年正茂即改適豈乏佳耦而又胡以死為也比余倡諸士大夫往弔後諸生上其事於當路當路上其事於朝天子嘉其節而旌表其門鄉村之人始知其為烈而誦之其夫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於妻是何言也是誨其妻以貳也其妻亦悟而悔曰吾向者所告於

夫是又何言也將使夫視我為何如人由是夫死而不欲守者且守矣守節而不欲終者且終矣甚且從容就義亦知以死殉矣數年以來節烈之婦項背相望夫人等耳何昔議其非而今稱其是也何昔以改適為快而今以殉夫為快也豈非良心人所同具而不感發之則不興哉慨自學之不講理道不明于是有妻背夫弟背兄臣子背君父朋友背朋友而恬然不知其非者世道人心可勝搤腕今天子一旌表此烈而函谷以西風俗

頃爲轉移孰謂古今人不相及哉或曰烈婦之死惟知有死耳安知有身後之名是無所爲而爲真乎其真者也若今之守節者死節者皆聞烈婦之風而興起是有所爲而爲非真也而子反稱之何也余曰不然烈婦之死固無所爲而爲固真也而彼聞風興起者是因感而觸其良心良心一觸自有勃然不容已者其不容已之心何心也是亦無所爲而爲之真心也而安得以偽目之昔夷惠以清和奮於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夷惠之

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薄夫敦鄙夫寬孟子亟稱之未嘗以夷惠為真而以聞風興起者為偽也夫表揚死者正所以興起生者若以興起者為偽則死者固無心於身後之名而生者又不免有好名之譏則死者固不必于旌而生者亦不必于興起矣有是理哉烈婦弟諸生楊材景梓公移誌傳祭誄諸文題曰旌烈録乞余一言弁首因書此畀之而復為之説曰表揚死者固所以興起生者表揚婦人實所以興起男子彼張邦昌劉豫

馮道輩非丈夫耶不衣冠耶不讀書耶千載而下談之猶令人髮上指冠恨不得食其肉而寢其皮視此婦人寧不愧死哉嗚呼讀此録而不勃然興忠臣孝子之思者非夫也

森玉館集序

森玉館集者朱宗尉伯明詩也伯明自幼即嗜書而尤嗜詩矢口成韻即有風人之致余喜而從吏之俾盡讀古今之書伯明即鍵户發憤自三百篇而下以及我明

空同諸子詩無不晝夜伊吾朗然成誦而伯明之詩遂駸駸入古人堂室矣為漢魏則漢魏為盛唐則盛唐而絕無纎巧脂粉掇拾餖飣之病亦奇矣哉余與伯明居同里閈伯明長余一歲自七八歲即相與相與即彼此問奇字夂之談文談詩不作一戲謔語里中人以道學嘲之余兩人不為變也由今思昔可發一笑吾關中為横渠先生之鄉余于聖學未窺津涯而伯明每歩月過存必劇談丙夜夫今之詩人理學多枘鑿不相入此正

坐不講之過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即善説詩者不過以為點景之妙耳而孰知其言上下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即善説詩者又不過以為言天言文耳而孰知其言天之所以為天言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夫論理而至於上下察至於天之所以為天文之所以為文其精微興妙亦至矣盡矣蔑以加矣而皆于詩中發之詩豈易言哉余以為今之詩人特其臭亦與之俱化也彼喜讀勢利放肆之文者亦久而不

聞其臭者耳豈有心於左袒哉嗚呼直道難容枉道易合與善人居難與不善人居易人情乎今五經四書科名懸於前考較廹於後學者尚不肯讀至于二氏六子諸書既不列於學宫又屢厪乎明禁而人多嗜好之何也𠂆其故不可不思也今之選古文者不過論文章之工拙至于所以為文何如則末之辨也余故表而出之匪直游藝且以為志道之一助云

少墟集卷十四

明 馮從吾 撰

說

做人說上

一日與館中二三同志閱邸報中有做官做人之說咸韙其言而余以為做官做人不是兩事總之做人盡之矣或曰做官做人豈毫無所分别邪余曰然吾儕立身

天地間祇有做人一事試觀吾儕今日聚首講學容容與與無半點塵囂宛然洙泗杏壇景象固是做人明日朝參課業或揖讓於禁近或唫咏於秘閣亦是做人異日散館之後或留而在内或出而在外職業所關鉅細不一無大無小無敢𤸃曠亦是做人非曰如此為做人如彼為做官也嘗觀大學一書至平天下章凡理財用人為君為相道理具載無遺而總謂之大人之學若做官做人分為兩事是格致誠正屬做人平天下治國屬

做官也有是理哉是大學一書乃古人做人之法則吾儕所當時時潛心理會者也且吾儕自七八歲入社學後叫成做童生進學後叫成做秀才科第後叫成做舉人做進士入仕途叫成做官林下叫成做鄉先生自少至老此身入于世套中何時才去做人不知做秀才做箇好秀才做官做箇好官就是做人其道理工夫說在大學可無贅也嗟嗟耳目口鼻人也視聽言動人也此非有餘彼非不足何待于做人必待於做而後可言人

也自少至老方汲汲做人之不暇而暇言他哉余曰祇有做人一事者以此

做人說下

館中與二三同志論學彼此拳拳以做人相印證余曰做聖人易做文人難吾儕於難者尚殫精竭力圖之於易於易者反玩日愒月委之於難何也或有疑者欲余竟其說余曰難易之間是在自悟非可以騰諸口說也無已試以舜孔觀之古今論大聖必曰舜孔舜之德業

詳載虞書中若不可幾及而夫子乃曰舜好問而好察
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
乎玩其斯二字可見虞書所載多少德業都不是舜之
所以為舜處而惟此乃其所以為舜然則好問好察難
邪隱惡而揚善難邪孔子天縱聖人不知有何様高遠
之為而其自道第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
知老之將至云爾夫發憤忘食難邪樂以忘憂難邪由
此觀之吾儕特不肯去把做詩文之心為做聖賢之心

耳若是肯去好問好察肯去隱惡揚善肯去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則舜孔有何難為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陽明先生曰箇箇人心有仲尼豈欺我哉吾儕祇説堯舜孔孟難為試觀一日十二時中曽去好問好察否曽去隱惡揚善否曽去發憤忘食曽得樂以忘憂否迯患不行不患不至不用工夫而曰堯舜孔孟難為真難之難也且吾儕自入館來朝而誦夕而諷行思坐想何嘗一息不在詩文上用功其詩文何嘗

一息不在班馬李杜上模擬真可謂殫精竭力矣試自反之其詩文視班馬李杜竟何如邪孰難孰易必有能辨之者僉以為然余又曰做人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今言已多矣願相與共勗之

講學說

客有講學者因人言而志阻遂不復講余恠而問之客曰子猶敢言學乎方言學而人言隨之何益也余曰子何日之講學也果為人乎抑為已乎如為人也則人言

誠所當恤如為己也則方孜孜為己之不暇而暇計人言乎哉聞謗而輟則必聞譽而作作輟由于毀譽是好名者之所為也講學之謂何且人之議之也議其能言而行不逮耳能言而行不逮此正學之所禁也者人安得不議之吾儕而果能躬行也即人言庸何傷客又曰學貴躬行固矣講之何為余曰講學正所以為躬行地耳譬之適路然不講路程而即啓行未有不南越而北轅者也又譬之醫家然不講藥性而即施藥未有不妄

挍而殺人者也又譬之兵家然不講兵法而即應敵未有不喪師而辱國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講而能行者何獨於吾儒而疑之客憮然曰有是哉有是哉微子今日之講吾幾以冥行當躬行矣豈不誤哉講學之益正在於此願與吾子共勗之

夢說

問聖人立言最平易真切乃夫子有夢見周公之嘆毋乃玄幻乎余曰不然晝之所為安得如夜之所夢更為

真切或曰子之言更玄幻甚矣余曰不然天地之氣復於子人心之氣息於夜此處發見呈露纔是本來真心最真最切莫過於此試觀吾儕發憤為學一日之間喜怒哀樂恰似件件中節矣至於夢中或喜或怒反有不中節處辟如性嗜酒者一向戒之矣至於夢中或不免於飲或恍然悟其戒而飲之知節何也此正真情發見也然須得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斯夢中亦不飲矣觀人心之真者莫過于此中庸論喜怒哀樂而先之

戒慎恐懼夫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工夫亦可謂至精至密矣然使胸中猶有戒慎恐懼在則夢中必不免有不中節處故又曰致中和致之云者戒之又戒以至于與戒俱化之謂也如此才能發皆中節雖是已發之和猶然未發之中位天地育萬物即此便是豈待外求哉且吾儕平日好做詩夜間必夢題詩甚且有一二佳聯出來真是晝間做不到可見人之精神原可以通天地原可以貫古今欲見堯舜便見堯舜欲見周孔便見周孔

奚必羮墻哉吾儕今日試驗喜怒哀樂何如夢中喜怒哀樂又何如則此心存亡工夫生熟自是一毫不爽故曰晝之所為安得如夜之所夢更為真切也昔韓子原道謂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周孔相去不啻百有餘歲夫孰傳之而孰受之邪孔子欲行周公之道故屢接於夢寐間後儒日誦法孔子而卒不能使孔子入夢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天道說

董子有言天人相與之際可畏也嘗以秦論始皇自知天下雖為已有而法令太酷人心含怨終夜皇皇計無所出於是不得已為焚書坑儒之舉若曰聖賢載籍能發人聰明英雄豪傑能議人是非從古國家擾亂不能長久皆始于此焚書坑儒自以為天下無復有書無復有儒黔首可愚而我可無恙矣此與鑄金人十二於咸陽意同然能焚書而不能焚黄石之書能坑儒而不能坑子房之儒圯上之遇老人從何處來十日之索子房

從何處去當斯時也秦之鹿已出柙矣黠者果可愚而一世二世果得宴然無恙也邪夫以始皇之雄而無如天意何何世人恃其聰明才辨敢于與造物者爭衡也豈未覩秦事也乎哉吁亦愚矣

名實說

學者之病莫大乎務名金名曰金金也玉名曰玉玉也鉛而金之石而玉之名孰與我雖然即名焉亦名曰鉛而金之耳石而玉之耳其名彌大其病彌章名而至此

名愈乎哉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其所以疾沒世而名不稱君子葢辨之矣

勤儉說

越中有二士夫其一人講學其一人不信學二公家俱裕俱以勤儉二字訓其子其子少年初亦奢惰後俱折節為勤儉廪廪遵父命惟謹其講學公之子汲汲皇皇讀書求友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敉衣糲食宴如也而周族黨賑貧乏略不少吝其家日裕而聲望亦日起卒

為名儒其不信學者之子亦汲汲皇皇持籌治生有勤無惰自奉甚儉即敉衣糲食亦宴如也而至親族黨一毫無所施予人多以是怨之由是衆叛親離訟獄煩興家事亦漸銷落而營利愈甚卒為鄉里所不與夫此二子者其勤同其儉同其廩廩遵父命同而家道之隆替若此其異何哉蓋以學問為勤儉則雞鳴而起孳孳為善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其勤也為真勤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

其儉也為真儉故人品家道成則俱成以世俗為勤儉則其勤也為奔忙為營求其儉也為貪鄙為嗇吝故人品家道敗則俱敗耳然則家道之敗也其病豈獨在惰與奢哉夫子孫而能勤儉亦足稱矣而止因學之不講遂至以此敗其家而不悟嗚呼昔人有言毋以嗜欲殺身毋以貨財殺子孫毋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為人父祖者奈何以講學為非而至以勤儉殺子孫也哉悲夫余聞其事而有感因為之說以貽同好

孝弟説別孫生繩祖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者又止為士之次何也葢堯舜之孝弟是造道之極滿孝弟之量者也鄉黨宗族之稱孝弟如王祥王覽輩是天資之美盡孝弟之一節者也盡孝弟之一節即可以為士可見人皆可以為堯舜祇是人安於天資之美未加學問之功安于一節之善未滿分量之全所以為士之次所以堯舜不可為耳豈堯舜之道有出於孝弟之外哉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宗族稱孝鄉黨稱弟之士是原泉混混之水也堯舜之孝弟則放乎四海矣堯舜雖放乎四海其實不過滿其原泉之量又未嘗於原泉混混有所增加故曰孝弟而已矣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華下孫生繩祖幼而失怙垂髫學舉子業弱冠王母殁生宜承重哀毁踰禮既襄事廬於墓側者三年一時以孝聞戊申春余偕同志講學太華山中而生偕其師劉生若魯友李生華實王生國賓徒步

九十餘里從余遊瀕别余朂之曰若不聞田晝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生聞其言再拜而謝明年己酉三月生復徒步二百餘里從余講學太乙峰下余留居月餘見其氣宇端凝意向勤懇視昔益有加焉此其所造將來盖未可量者余深喜吾道之得人也因其歸書孝弟説以遺之

書孝弟説贈甯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

往歲華下孫生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為此說今歲丙辰三月河津甯生獻誠越數百里從余學余聞獻誠為其母有疾日侍湯藥衣不解帶者二年母均哀毀踰禮廬于墓側者又三年一時以孝聞于秦晉間余甚嘉之今獻誠將歸會余病不能為文以闡揚其孝復手書此說以貽之河東有曹真予張緑汀二先生者獻誠其以余言請正焉

又書孝弟說贈馬孝子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而已矣者無所增加之謂也先是華州孫孝子繩祖為其祖母廬墓三年余書此說遺之而復勗之曰若不聞田晝之告鄒志完乎願君無以此自滿士之所當為者未止此也繩祖再拜而謝嘗慨省會臧地士之顯親揚名問視定省封骨愈親者濟濟不乏而廬墓孝子自顏彬後不少概見余方欲藉孫生以風之而今得揮使馬誠其人不翅空谷足音跫然而喜因偕咸陽同年張西華郡丞門人張爾維孝廉往訪

其廬余素未識馬君而識荆自此始見其哀戚之色溢於眉端談及母氏劬勞泫然淚下余益重之因聞於學臺尹公公為之表厥宅里閈士紳始津津稱馬孝子馬孝子云今孝子三年之喪畢治任將歸余偕諸士紳迎於東郊孝子抱主而泣觀者如堵會余病不能為文復書此說遺之余自倡學以來每以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二語為同志講數年以來同州有沈時泰渭南有姚應魁臨潼有張應珮華隂有石之岱藍田有王之賈田

養心陳化龍徐明教而華州又有張建光皆相繼廬墓而養心之伭余亦親至其廬乃今又得馬君孰謂人性不皆善而人不皆可為堯舜哉馬君勉矣向告孫生田晝與鄒志完之言無煩余覆說也

顧用晦字說

姑蘇顧生昌離初字離明或以為文之太著也更之曰元晦此其意甚善而余以為先儒之字襲之不可復更之曰用晦生再拜稽首而謝詰朝生介許生大倫匄余

為說以志紳佩余惟晦之為義子思子言之詳矣尚絅闇然晦之始也内省敬信晦之功也篤恭而天下平晦之成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余又何言生聞之喜甚復再拜稽首謝曰離雖不敏敢不書紳佩先生之教

箴

座右二箴有序

三載靜攝庶幾寡過日來塵涸頓覺茅塞每一點檢不自知其汗之浹背也嗚呼靜中靜

易動中静難余未嘗一日不三復斯言由今觀之益信因述座右二箴用代嚴師訓戒乙未穀日識

呼汝從吾慎汝存心一念少差百𥁞俱侵毋愧汝影毋愧汝衾勉旃勉旃上帝汝臨

呼汝從吾慎汝制行一步少錯終身大病毋任汝情毋任汝性勉旃勉旃庶幾希聖

贊

秦關王先生像贊有序

藍田王秦關先生捐館舍二十年矣前歲丁未督學祁公博採公議祀先生於學宮今歲己酉邑侯梁公學博錢君楊君復從闔邑士民之請為先生建專祠以祀之一時人心翕然稱為盛舉仲冬二日安主於祠從吾偕同年周淑遠叅知及門人任生國珣梁生爾楨瞻拜祠下樂觀其盛覩先生之像儼若面先

生而復與之上下其議論也因贊數語用旌

山斗贊曰

清臞之貌篤實之學四吕而後公稱先覺昔聆公訓今拜公祠闢邪崇正百世可師

解

命解

日者以支干八字槩人生平人皆信之余以為人生平毁譽得失死生榮辱非支干八字所能概也倘有人焉

慨然思猛然省即於此斆轝得失死生榮辱八字勘得破能於此中討得主張則一切世味自不得以籠絡之便是鵬摶萬里鳳翔千仭格局便是為聖為賢的命若是昬昬昧昧營營逐逐於此八字勘不破於此中討不得主張則自暴自棄枉了一生便是春蠶作繭秋蛾赴燈格局便是為狂為愚的命嘗觀此八字誤了古今多少英雄豪傑真是可恨可憐命乎命乎豈日者所能測識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而孟子亦曰天壽不

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於戲深矣

論

論荀卿非十二子　閣試

昔荀卿以儒自命而立言指事壹稟於仲尼可謂偉矣然仲尼之徒惟思孟獨得其宗而卿之非十二子也以思孟為聞見雜博猥與墨翟惠施輩同類而共譏之是何敢于高論異說而不讓邪胡其誖也卿之言曰它魏不可合文通治陳史不可合衆明分墨宋不可容辨異

縣君臣慎田不可經國定分惠鄧不可為治綱紀似也而猶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若有不盡非者何至以僻違無類幽隱無説閉約無解乃歸之思孟而以唱和為有罪哉孔氏既沒異端棼如戰國以來從衡捭闔之習盛而吾道不絶如綫矣仲尼之道燦然復明於世者唱和之力也而可曰罪也邪卿固尊信仲尼者正宜以思孟為津筏而後可以窺洙泗之源委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之言也豯斯以觀卿顧不當祇敬先君

子哉果爾則卿亦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莫知其非者矣豈不自言而自誇之邪尊仲尼而非仲尼之徒亦太惑矣或謂卿妄以道自任明知思孟之學故為排之以自繼仲尼之統不知有此一念之勝心而已不可與入道矣何足為思孟損益哉且卿之尊信仲尼也甚篤而子弓雖賢與仲尼並稱已失低昂之實又何論思孟卿受學于子弓意推尊子弓以彰已學所從來故不得不與仲尼並稱是卿之尊信仲尼亦桓文之尊周室不過

陽浮慕之已耳不然子弓固不在仲尼下而思孟豈遂在子弓下哉是仲尼而非思孟余誠不知其何說矣大抵卿懲叔季不學之弊而歸咎於性惡見霸功之篹計見效也而曰法後王故闢思孟之稱性善而談法古不翅如枘鑿然此其詆思孟之根不可拔樂者也獨不思相近之訓安所稱惡而堯舜湯文豈不惓惓於垂訓無乃仲尼非乎它魏慎墨之流仲尼之徒羞稱之至如史鰌之直固其所深嘉樂與者亦不可概例於諸子老莊

輩詆聖侮法不遺餘力乃置之不論甚矣卿之好竒也然則卿之非十二子也其誠敢為髙論異説而不顧者哉或又謂後世儒者借喙思孟行竇諄之才無可用世而竊儒名以盖其慝卿誠有激乎其言之者不知果有激而言也非其竊儒名者可矣併真儒而非之可乎哉昔人稱卿才髙而不見道諒矣嗚呼卿一非思孟而李斯遂焚書坑儒以促秦二世之亡非學而遂以亡人之國也學可非乎哉禍秦者斯而禍斯者卿也此古今治

亂得失之林也

聖之時論館課

夫時之義大矣哉惟純天之聖人而後可以當之然所謂時者何消息盈虛莫窺機緘通復禪代莫測端倪乃造化自然之妙而不容一毫人力參焉者也使人力可以一毫參則是道為有方之物而聖人可以為時矣聖人豈能為時哉不惟聖人即造化亦不得而强之如春之不得不夏夏之不得不秋而秋之不得不冬也時則

使然造化烏得而强之造化不能强乎時而人恒恃其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於其間曰如此則清如此則和如此則任始强此以律彼繼强彼以合此是執夏之箑而曰曷不為裘之温也執冬之裘而曰曷不為箑之便也豈不盭於時哉節概雖高勛業雖偉殆與純天之聖人異矣夫惟純天之聖人為能含心於寂合氣於漠聰明在聲臭之先而智慮在覩聞之外夫是以自作主宰造化為役時清而清不為絶俗時和而和不為狥人時

任而任不為干時靜也如陰之翕而靜與天俱動也如陽之闢而動與天游易不云乎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嗚呼深哉是道也乃吾夫子之道而非夷惠伊尹之道也伯夷道在于清則與和二柳下惠道在于和則與清二伊尹道在於任則與清與和又二夫二則偶偶則可以容吾之聰明智慮以安排揀擇之故取其清者去其和取其和者去其任即其所造可以廉頑而立懦可以寛鄙而敦薄可以致君而澤民而終不足以

語造化自然之妙何其盭於時也乃吾夫子則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而已矣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可速則速而已矣故其自言曰吾道一以貫之一則無偶無偶則無所安排無所揀擇時乎夏則箑而非有心於箑也時乎冬則裘而非有心于裘也聖人以為時固如是吾亦如是以應之耳矣造化不能強乎時而吾欲以聰明智慮強之能乎哉此孔子所以為聖人之時也時乎時乎豈易言哉後人不明於時之説而専以隨時變

易解之至爲與時浮湛者藉口嗚呼獨不思夏之必暑而冬之必寒乎故曰信如四時又語其一定而不移也伊川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夫隨時變易而不從道則小人而無忌憚反不若夷之清惠之和尹之任矣是故君子毋輕言時

少墟集卷十四